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最喜爱的商业书，没有之一！

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

〔美〕约翰·布鲁克斯／著
李晨 陈然 段歆玥／译

“这本书是我读过最好的商业书。”
——比尔·盖茨

Business Adventures

Twelve Classic Tales from the World of Wall Street

(精装典藏版)

商业冒险

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

〔美〕约翰·布雷克斯 著
李晶 陈然 段歆珂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业冒险：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精装典藏版 /
(美) 布鲁克斯著；李晟，陈然，段歆玥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5
ISBN 978-7-5502-5144-1

I. ①商… II. ①布… ②李… ③陈… ④段…
III. ①金融 - 史料 - 美国 IV. ①F83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20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5-1985

BUSINESS ADVENTURES: TWELVE CLASSIC TALES FROM THE WORLD OF WALL STREET by JOHN BROOKS
Copyright: ©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BY JOHN BROOKS

All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book has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er in a slightly different for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商业冒险：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精装典藏版

作 者：[美] 约翰·布鲁克斯 著 李晟 陈然 段歆玥 译

总 发 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李 征

封面设计：红杉林文化

版式设计：胡玉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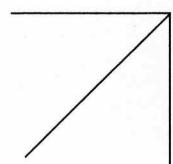
责任校对：陈昌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16千字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24印张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5144-1
定价: 9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3788823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波动

一次莫名其妙的股市崩盘 001

一次突如其来的股市震荡让所有参与游戏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众多股评家都给出了头头是道的解释，但为什么事前没人能预测呢？

第二章 福特的命运

好过程导致的坏结果 025

根据历时两年的民意调查，福特集合全公司最强大的设计、制造、宣传、销售团队，打造的这种埃德塞尔汽车却遭遇了美国工业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企业不该相信消费者意向调查，还是执行过程出了错？

第三章 联邦所得税

劫贫济富还是劫富济贫 075

一个本来只针对 1% 人口的税种，经过数百年演变，如今变成了大众税。当富人依靠税务师“合法避税”时，所得税抢了谁的钱？

第四章 合理的时间**海湾硫黄公司内幕交易案****113**

自股市诞生以来，内幕交易就如影随形。海湾硫黄公司内幕交易案是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它树立了后世判断内幕交易的标准。

第五章 施乐施乐施乐施乐**一个产品创造一个产业****139**

施乐时任董事长威尔逊投入了巨额资金和20年时间，终于将复印机推向市场，并迅速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如今它却已经沉寂。一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怎样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第六章 让客户完好无损**天塌了由纽交所顶着****169**

一群华尔街上贪婪的大亨和银行家，竟然为了救助散户而团结起来、慷慨解囊，这是华尔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怪事。当然，华尔街不承认这么做是因为“罪恶感”，只是说“下不为例”。

第七章 顽固的哲学家**员工不知道上司说了什么****189**

通用电气卷入了价格垄断案，被送进监狱的没有一个是高管，那些在被告席上低头的人是替罪羊，还是沟通不善的牺牲品？

第八章 最后的逼仓**小猪店单挑华尔街****213**

大亨们要做空一家企业易如反掌，但碰到一个倔强的“傻瓜”，事情就变得棘手了。毫无金融经验的小猪店老板赌上全部身家，和华尔街幕后黑手打了一场辉煌而悲壮的金融战役。

第九章 第二种人生**弃政从商的利连索尔**

237

一个在政坛上成天批评华尔街罪恶的高官，下海之后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他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又做了多少努力，才坦然接受了自己成了富翁的事实？

第十章 股东季**职业股东的串场表演**

265

有一群人并不富有，却是多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股东。虽然只有几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股东大会的主角。他们是成心捣乱的无赖，还是认真负责的股东？

第十一章 每条狗都能咬一口**没有泄密的商业泄密案件**

287

当一名研发人员想跳槽的时候，公司就以“泄露商业机密”的理由把他告上法庭。是所有的技术人才终生都不能换工作，还是公司无理取闹？

第十二章 捍卫英镑**纸黄金诞生记**

305

当美联储、英格兰银行联合十家欧洲国家央行，还有他们做不成的事情吗？事实上，多少钱都无法抵挡经济规律的大浪，十余家央行鼎力合作的结果也只不过是将崩盘的时间拖后了几年而已。



一次突如其来的股市震荡让所有
参与游戏的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事后众多股评家都给出了头头是
道的解释，但为什么事前没人能
预测呢？

股

市是富人们的日间冒险剧，因此，如果没有起伏，股市也就不算能算是股市了。曾经有个天真的家伙冒昧地请老 J.P. 摩根 (J. P. Morgan) 预测股市走势，据说这位大人物冷冷地回答：“它将不断波动。”那些坐在股票行情室里、对华尔街的传闻逸事颇感兴趣的人都听说过这件事。股市还有其他许多明显的特征。股票交易对经济有利也有弊：好处在于它会带来自由资本流，为诸如工业扩张之类的活动提供资金；坏处则在于那些轻率、轻信和不走运的人很容易因之折本亏钱。此外，股票交易的发展还创造出了一整套社会行为模式，包括习俗、语言以及对特定事件的可预测反应。尤其不同寻常的是，1611 年世界上第一家具有影响力的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无顶庭院内成立，之后不久，这种社会行为模式就全面形成了，而且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当然，经历了一些变化）。当今美国的股票交易是一个纷繁混杂的庞大系统，其中包括了数百万英里长的私人电报线、可以在 3 分钟内读取和复制曼哈顿电话黄页的计算机以及 2000 多万名炒股者，这与 17 世纪一小撮荷兰人在雨中争论不休的情景有着天壤之别。但是，股市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不知不觉中成了揭示新的人性反应的实验室。同样，纽约证券交易所也是一个社会学试管，使人类的自我认知不断加深。

荷兰股票交易先驱们的行为被详尽地记录在了一本名为《混乱中的混乱》(Confusion of Confusions) 的书中，其作者约瑟夫·德·拉·韦加 (Joseph de la Vega) 是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一个投机分子。这本书于 1688 年

首次出版，几年前哈佛商学院又出版了其英译本。与所有的股票交易者一样，当今美国投资者和经纪人的特征在危机时刻也会被放大。他们在 1962 年 5 月最后一周股市巨幅震荡时的表现可以清楚地揭示其行为特征。5 月 28 日周一，从 1897 年起就每日计算的道琼斯 30 只主要工业股平均指数下跌了 34.95 点，是 1929 年 10 月 28 日下跌 38.33 点以来的最大跌幅。5 月 28 日的成交量为 935 万股，创下证券交易所历史上单日成交量第 7 高的纪录。5 月 29 日周二，上午的情况令人担忧，大多数股票比周一下午的收市价下跌了很多，但是下午股市突然逆转，令人惊讶地强劲上扬，收市时道琼斯指数上涨了 27.03 点，虽然没有刷新纪录，但也算是相当大的涨幅。当天的成交量创下了纪录，或者说接近纪录，共计有 1475 万股股票换手，仅次于 1929 年 10 月 29 日略高于 1600 万股的日成交量（之后，在 20 世纪 60 年代，1000 万、1200 万甚至 1400 万股的成交量都是稀松平常的；1968 年 4 月 1 日，1929 年的成交量纪录被打破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纪录被一再刷新）。周三也是阵亡将士纪念日^①，休市一天。随后，到了 5 月 31 日周四，这一轮震荡完成了一个循环。当天的成交量为 1071 万股，在历史上排名第 15，道琼斯平均指数上涨 9.40 点，恢复到了略高于震荡开始前的水平。

这次危机持续了 3 天，但是，很显然，事后分析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德·拉·韦加对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者的一个评价是，他们“非常善于编造理由”来解释股价的突然上涨和下跌。毋庸置疑，华尔街的评论家们也需要绞尽脑汁，来解释在形势大好的经济年度的中期，市场为何会突然暴跌，而且遭遇了到那时为止的第二大跌幅。在这些解释中，时常被提到的一个原因是肯尼迪总统在 4 月份打压了钢铁行业的涨价计划。除了该解释

^① 该纪念日起源于南北战争结束后纪念阵亡将士的活动，时间为每年 5 月 30 日。1971 年，美国联邦政府将其定为国家节日，日期更改为 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以下注释中未标明作者注的均为译者注）

之外，事后分析者们照例会常常将 1962 年 5 月与 1929 年 10 月进行对比。单单是股价的大幅波动和巨额的成交量就足以说明这两个时期的相似性，更别说这两个月中最恐慌的日子都发生在 28 日和 29 日，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巧合，也有人以此为不祥。但是，人们通常认为，这两个时期之间的差异要比相似性更能说明问题。1929 年到 1962 年间，《交易行为监管条例》出台，客户购股配额受到限制，这些即便没有消除也大大降低了交易者在交易所血本无归的风险。简而言之，德·拉·韦加将 17 世纪 80 年代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称为“该死的赌场”（尽管他显然对那里充满了热爱），但是，用这个称谓来称呼上述两次崩盘之间这 33 年内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非常不合适的。

1962 年的股市崩盘并非没有预兆，只是很少有观察员正确地解读这些预兆。进入 1962 年后不久，股票开始持续稳定地下跌，随后下跌速度加快，到崩盘前的一个交易周，即 5 月 21 日到 5 月 25 日，股市出现了 1950 年 6 月以来最严重的下跌。然后，5 月 28 日周一上午，经纪人和交易者不得不陷入了沉思：股市是已经跌到底了，还是会继续下跌？回顾当初，那时的观点似乎一分为二。通过电报机向订阅者发送最新财经消息的机构——道琼斯新闻服务社——表现出了一定的担忧。从 9 点开始发送新闻，到 10 点纽交所开市，这一个小时，“宽纸带”（道琼斯新闻服务社将消息竖直打印在不停喷吐出的纸带上，纸带宽 6.25 英寸，因此通常被称为“宽纸带”，以区别于纽交所用来横向打印股价、宽 0.75 英寸的收报纸条）指出，周末时许多证券交易商都忙着要求提高赊购客户的保证金，因为他们的股票资产正在缩水。“宽纸带”还称，前一周的突然抛售是华尔街多年来前所未见的。然后，它又给出了几条令人振奋的商业消息，例如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刚刚与美国海军签订了一份新合同。但是，正如德·拉·韦加指出的，“（这样的）消息往往无甚价值”。在短期内，投资者的情绪才是最重要的。

纽交所开市后几分钟内，这种情绪便明朗化了。10点11分，“宽纸带”报道称：“开市时股票行情混杂，交易活跃度中等。”这是一条令人安心的消息，因为“混杂”意味着既有股票上涨也有股票下跌，而且通常认为，成交量中等时市场下跌远没有成交量大时那么危险。但是，令人安心的局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到10点30分，纽交所的收报纸条连续不断地记录着越来越低的股价，而且尽管速度达到了最高的每分钟500个字符，还是慢了6分钟。收报纸条记录的是纽交所内每笔交易的价格和成交量，其滞后表示交易的速度太快，自动收报机无法跟上。通常，当华尔街11号的纽交所内有交易发生时，纽交所的雇员会将详细的交易信息写在一张纸条上，通过气动管传送到5楼的一个房间中，再由房内的女雇员将信息输入自动收报机中发送。场内交易和收报纸条之间间隔两三分钟是正常的，因此纽交所并不认为这是“滞后”。在纽交所的语言中，“滞后”这个词仅指交易纸条到达5楼与高负荷运转的自动收报机处理纸条上的信息之间的时间间隔（“证交所的用词很不确切。”德·拉·韦加如此抱怨说）。在繁忙的交易日中，收报纸条常常会有几分钟的延迟，但是，纽交所从1930年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收报机，也就是1962年时使用的这种，自那以后，大规模延迟就极少出现了。1929年10月24日，收报机纸条延迟了246分钟，当时的打印速度为每分钟285个字符；而在1962年5月之前，新型收报机出现的最大延迟为34分钟。

很显然，股价在下跌，成交量在增加，但情况还不是很糟。11点前发生的一切都可以算是前一交易周的延续，只是下跌的速度略有加快。但是，随着交易速度的提高，收报纸条的延迟也在加大。10点55分，延迟13分钟；11点14分，20分钟；11点35分，28分钟；11点58分，38分钟；12点14分，43分钟（当收报纸条延迟5分钟以上时，为了使纸条上至少有一些最新消息，纽交所会时不时打断自动收报机的正常工作，插入一些“简讯”或少数几只龙头股的最新报价。但是，插入这些消息是需要时间

的，因此会使延迟的情况更加严重）。根据中午的计算，当日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经下跌了 9.83 点。

午餐时开始出现公众恐慌的迹象。其中一个迹象是，12 点到 2 点通常是股市最沉闷的一段时间，但是当天不仅股价继续下跌，成交量也持续增加，这进一步加重了收报纸条的负担。到 2 点前，收报纸条延迟了 52 分钟。人们在本该吃午饭的时间忙着抛售股票，这一直被视为严重事件。也许，发生在时代广场一家经纪事务所里的事也同样有力地预示着骚动即将到来。这家位于百老汇大道 1451 号的事务所属于无可争议的经纪巨头美林 - 皮尔斯 - 芬纳和史密斯（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它一直饱受一个特殊问题的困扰：由于其地理位置居于中心，每天午餐时间都会有不少被经纪界称为“不速之客”的人来访。这些人即便持有证券，数量也少得可怜，他们只是觉得经纪事务所里的气氛和行情板上不断变化的价格十分有趣，尤其是在股市陷入危机时（“仅仅为了娱乐而炒股的人，与那些因贪婪而炒股的人是很容易区分的。”——德·拉·韦加）。根据长期经验，事务所经理、冷静的佐治亚州人塞缪尔·莫斯那（Samuel Mothner）发现，公众对市场的担忧程度与事务所里不速之客的数量存在密切关系。5 月 28 日中午时分，事务所里挤满了不速之客，凭着专业的敏感性，他察觉到了灾难临头的沉重气息。

与从班戈（Bangor）到圣地亚哥（San Diego）的所有经纪人一样，莫斯那的麻烦远远不止于这些令人不安的迹象和征兆。股票斩仓行为逐渐失控；莫斯那的办事处不断接到客户指令，数量达到平时的五六倍之多，而且几乎全部是卖出指令。经纪人基本上都在极力劝说客户保持冷静，不要急于抛售股票，但是大多数客户都听不进劝。在西 48 街 61 号，美林公司的另一家市中心事务所收到了里约热内卢一位大客户的电报，其中只写道：“请抛掉我账户里的所有股票。”由于没有时间打长途电话劝说这位客户暂且忍耐，美林公司不得不执行这一指令。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广播站

和电视台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于是，常规节目被打断，插入了股市情况的现场报道。纽交所的一份出版物后来尖锐地评论道：“这些新闻报道对股市的关注程度使得部分投资者更为不安。”为了执行潮水般涌人的卖出指令，经纪人们忙得焦头烂额，而此时，技术问题又大大增加了操作的困难性。到下午 2 点 26 分，收报纸条已经延迟了 55 分钟。这意味着自动收报机报告的大部分是一小时前的价格，往往要比现行价格高出 10 美元 / 股。因此，经纪人在接到卖出指令后，几乎无法告诉客户卖出的价格可能是多少。为了免受收报纸条延迟的影响，一些经纪公司尝试使用自己的临时替代报价系统。美林公司就是其中一家。公司的场内经纪人在完成一笔交易后，会对着场边的一部电话喊话，将交易结果通过电话另一端的扬声器，传到松树街 70 号的公司总部，但前提是他们要记得并且有时间。很显然，类似这样的方法太过随意，很容易出错。

纽交所的交易场内没有任何反弹，所有股票清一色地持续快速下跌，且成交量巨大。德·拉·韦加可能会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悲观者（即抛售股票的人）完全被担心、恐惧和焦虑所控制。兔子变成了大象，酒馆里的吵闹变成了动乱，淡淡的阴影对他们来说预示着混乱。”——事实上，他正是以这样颇为夸张的笔触来描写类似情景的。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事实是，代表着美国最大企业的主要蓝筹股也在下跌，而领跌整个市场的正是其中规模最大的、持股人数最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简称 AT&T）。整整一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受到一波又一波紧急抛售的冲击，其成交量比在纽交所交易的其他 1500 多只股票都要高（大多数股票的价格仅为 AT&T 公司的零头），到 2 点时，其价格为 104.75 美元，当天已经下跌了 6.875 美元，并且仍然在快速下挫。由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向是股市的风向标，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其价格每跌几分之一美元，就预示着行情板上的所有股票都将进一步下跌。到 3 点之前，IBM 下跌了 17.50 美元；通常十分坚挺的新

泽西标准石油（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下跌了 3.25 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再次下挫，跌至 101.125 美元。谷底似乎深不可见。

但是，据当时在交易场内的人描述，场内并没有出现歇斯底里的情绪，或者至少可以说，任何歇斯底里的情绪都被很好地控制了。尽管许多经纪人都尽力避免违反在纽交所场内禁止奔跑的规定，有些人的表情还被纽交所一位保守派官员称为“专注”，但是人们仍然像往常一样说笑、喧闹，相互说着无伤大雅的俏皮话（“玩笑……是这一行吸引人的主要方面。”——德·拉·韦加）。然而，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感到精疲力竭。”一位场内经纪人说，“在出现危机的交易日里，你可能要在交易场内走上 10 或 11 英里——这是经过计步器测算的，但是，令你感到疲惫的不仅仅是步行的距离，还有身体上的接触。你不得不推开周围的人，同时也会被人推搡。你的身边挤满了人。除此之外，还有声音——在下跌的日子里，你总能听到一种焦躁的嗡嗡声，下跌的速度越快，嗡嗡声就越刺耳。股市上涨时，声音则完全不同。当你习惯了两者的差别后，闭着眼睛都能判断出股市的走势如何。当然，场内的人仍然像平常一样大量地开着玩笑，但是这些玩笑可能比往常多了些牵强的意味。当收市钟在 3 点 30 分敲响时，场内响起了一片欢呼。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欢呼，当然不是因为股市下跌，而是因为下跌终于结束了。”

但是，下跌真的结束了吗？整个下午和晚上，华尔街乃至全美投资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整整一个下午，滞后的纽交所自动收报机都在艰难而认真地记录着早已过时的股价（收市时，自动收报机滞后了 1 小时 9 分钟，直到 5 点 58 分，它才将当天的交易打印完）。为了整理交易细节，许多经纪人在纽交所一直待到 5 点以后，然后他们再前往各自的事务所处理账户事宜。等到收报纸条终于将股价打印完毕，人们发现，所有股票都惨不忍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于 100.625 美元，当天下跌 11 美元。菲利普·莫

里斯公司 (Philip Morris) 收于 71.50 美元，下跌 8.25 美元。金宝汤公司 (Campbell Soup) 收于 81 美元，下跌 10.75 美元。IBM 收于 361 美元，下跌 37.50 美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经纪事务所的雇员们忙着处理各种特殊事务，其中最紧急的便是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许多雇员为此忙活了大半个晚上。在经纪业务中，客户向经纪人借款购买股票，当客户的股票市值下跌到勉强能够偿付借款的水平，经纪人就会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要求客户增加保证金。如果客户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后不愿意或无法增加保证金，他的经纪人会尽快抛售这些以保证金购买的股票。这种抛售行为可能会使其他股票进一步下跌，从而导致更多的追加保证金通知被发出，更多的股票被抛售，最终，整个市场都将陷入深渊。1929 年的股市便陷入了这样的深渊，而且深不见底，因为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未对股市信用加以限定。自那以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就设定了最低信用要求。但是，1962 年 5 月时的信用要求仍然是：当客户以保证金购买的股票市值跌至买入时的 50% ~ 60%，他就会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5 月 28 日收市时，有将近四分之一的股票比 1961 年的高点下跌了 50% ~ 60%。据纽交所之后的估算，从 5 月 25 日到 5 月 31 日，有 91700 份追加保证金通知发出，其中大部分通过电报发送。可以断定的是，绝大多数通知发出的时间是 5 月 28 日下午、傍晚和夜间，而且不仅仅是上半夜。不止一名客户在周二破晓时分被追加保证金通知惊醒，这才首次听说股市发生了暴跌，或者说首次意识到此次暴跌的幅度几乎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说 1962 年时保证金卖出交易对市场造成的威胁远远小于 1929 年时的情况，那么，另一个方面，即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造成的威胁则要大得多。事实上，许多华尔街专业人士如今都说，1962 年 5 月的股市动荡达到顶峰时，只要一想到共同基金，他们就会颤抖不已。近 20 多年来，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购买过共同基金，因此，很多人都非常清楚，共同基金是一种将小投资者的资源集中在一起由专家进行管理的投资方式。小

投资者购买一定的基金份额，基金则使用投资者的资金购买股票。只要投资者愿意，他随时可以按照资产现值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股市暴跌时，理性被抛到一边，小投资者想要撤回他们在股市中的资金，于是便会要求赎回基金份额；为了筹到足够的资金来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共同基金不得不抛售部分股票；这会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进而使得更多投资者提出赎回基金份额的要求——如此循环往复，最终会将市场带入一个现代版的无底深渊。整个投资界都对这一可能性感到心惊胆战，尤其是共同基金尚未真正显示过其加剧市场下跌的能力，这更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共同基金在 1929 年时还未出现，到 1962 年春就聚集了总值达 230 亿美元的资产，速度之快令人惊讶。在此期间，市场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巨大的下跌。很显然，如果 230 亿美元的资产，或者其中的一大部分此时被抛入市场，由此造成的崩盘将会使 1929 年的暴跌相形见绌。一位名叫查尔斯·J·罗洛（Charles J. Rolo）的颇有见地的经纪人回忆道，人们担心基金会引起螺旋式下跌，但又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已经发生，这感觉“太过可怕，你甚至都不敢提起这个话题”。罗洛原先是《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书评家，1960 年进入华尔街，成了那儿的文人帮中的一员。那时，他的文学敏感性尚未在粗俗的经济生活中消磨殆尽，因此，他很好地描述了 5 月 28 日黄昏时分纽约金融区的气氛。“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事后说道，“就我所知，根本没有人知道谷底在哪儿。当天收市时，道琼斯平均指数大约为 577 点，下跌了近 35 点。尽管现在华尔街不愿意承认，但是当时许多大人物都说谷底将是 400 点——当然，如果真的跌到 400 点，那将是一场大灾难。随处可以听到人们重复着‘400 点’这个词，但是如果你现在问他们，他们会告诉你当时他们说的是‘500 点’。除了恐惧以外，经纪人们还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的行为，客户承受了巨大损失，而他们并不都是有钱人。不管怎么说，亏了别人的钱总是一件令人极其不快的事。请记住，此前大约 12 年的时间内，股价基本上一直在涨。

十多年来，你差不多一直在为自己和客户赢取利润，你渐渐开始认为自己很不错。你对股票投资得心应手，你有能力赚钱，就是这么回事。这次大跌暴露了你的弱点，让你丢了自信，而且你很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缓不过来。”整件事足以让经纪人后悔没有遵从德·拉·韦加的基本准则：“在买卖股票方面，永远不要给人建议，因为人的洞察力一旦被削弱，再好心的建议也有可能招致恶果。”

到了周二上午，周一的暴跌进一步加大。根据后来的计算，纽交所所有上市股票的账面价值损失达 208 亿美元。这是一个空前的纪录。即便在 1929 年 10 月 28 日，损失也只有 96 亿美元。两个数字相差如此之大，主要原因在于 1929 年时纽交所上市股票的总价值远远低于 1962 年时的情况。这个新纪录在美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高——具体来说是将近 4%。事实上，美国花费大约两周的时间内创造出的产品价值在一天内便灰飞烟灭。当然，国外的股市也受到了影响。由于时差关系，欧洲在一天后才对华尔街做出反应，当地股市在周二发生大跌。纽约时间周二上午 9 点，对欧洲来说已是将近收市的时间，欧洲几乎所有主要的证交所都出现了疯狂的抛售潮，究其原因，除了华尔街崩盘外，别无其他。米兰证交所跌幅达 8 个月内最大；布鲁塞尔纽交所的跌幅创下 1946 年以来之最，超过了该证交所战后重开后的任何一次下跌；伦敦股市也遭遇了至少 27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苏黎世证交所在当天早些时候出现了 30% 的病态大跌，但是后来，投机商进入市场，部分损失得到了挽回。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则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冲击，这种冲击虽然不那么直接，但从人的角度来看却无疑更为严重。例如，纽约大宗商品市场上 7 月交货的铜每磅下跌了 0.44 美分。这一跌幅听上去微乎其微，但对一个严重依赖铜出口的小国来说却至关重要。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Robert L. Heilbroner）在他的新书《伟大的攀登》（*The Great Ascent*）中引用了一项估算：纽约市场铜价每下跌